

海滨故人

庐隐著 |

 字里行间 文库

海滨故人

庐 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滨故人 / 庐隐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1

(字里行间文库)

ISBN 978-7-5447-5085-1

I. ①海… II. ①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52297号

书 名 海滨故人

作 者 庐 隐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王雪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2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085-1

定 价 1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多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纸质阅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爆炸、思维与写作的即时性和碎片化，已经让大众无法感受知识的价值和读书的乐趣。面对这种客观存在，我们或许无力改变，但作为文化的传播者，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继承和传播人类文明为己任，让阅读的本质与乐趣重归人间，正因为如此，我们策划和出版了这套“字里行间文库”，献给热爱经典、喜欢阅读的人们。

“字里行间”形象地概括了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与状态，同时它又与我们开办的“字里行间书店”形成一种默契与呼应。一年以前，我们推出了“汉译经典”丛书，在经济利益占主导地位的出版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肯定。而“字里行间文库”的出版，某种程度上是“汉译经典”丛书的补充和拓展，我们试图在喧闹浮华的当下，开辟出一片纯静的阅读空间，让你体会纸质阅读的乐趣与深度阅读的美妙。

“字里行间文库”立足于经典，但不止于学术，也不厚古薄今，更不偏崇西洋而轻视国粹，它是一个囊括了古今中外，包含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名著的知识宝库。在形式上，它面向大众，价廉物优、便于携带，可供随时阅读，使鲜活的知识与文化进入贴身的口袋和随身的行李，让书本伴随我们的生活和旅行，使我们真正体验阅读的质感和知识的亲切，让思想遨游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幻想的天空。

卡尔维诺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字里行间文库”里面的书，无论你是“初读”还是“重温”，都将是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在匆忙的奔波中，暂且放下手机、离开网络，安静地坐下来，看一本书，让阅读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种习惯，使我们的灵魂获得更加充实和强健的能量。倘能如此，我们便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快乐了。

编者

字里行间文库书目

第一辑

朝花夕拾 鲁迅

背影 朱自清

死水微澜 李劫人

红楼梦考证 胡适

空山灵雨 许地山

多余的话 瞿秋白

呼兰河传 萧红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林徽因

人间草木 汪曾祺

受戒 汪曾祺

班主任 刘心武

蓝袍先生 陈忠实
天涯红泪记 苏曼殊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张承志
中学修身教科书 蔡元培
折一枝海棠 徐志摩
海滨故人 庐隐

第二辑

小王子 [法国] 圣-埃克苏佩里
羊脂球 [法国] 居伊·德·莫泊桑
白夜 [俄罗斯] 菲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月亮与篝火 [意大利] 切萨雷·帕韦塞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夜莺与玫瑰 [英国] 王尔德 林徽因
茶花女 [法国] 小仲马

(未完待续)

目 录

海滨故人	1
一	3
二	10
三	21
四	36
象牙戒指	69
第一章	71
第二章	85
第三章	94
第四章	104
第五章	112
第六章	124
第七章	132
第八章	144
第九章	154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72
第十二章	181
第十三章	192
第十四章	202
第十五章	212
第十六章	227
第十七章	238
第十八章	251
第十九章	265
第二十章	274

海滨故人



呵！多美丽的图画！斜阳红得像血般，照在碧绿的海波上，露出紫蔷薇般的颜色来，那白杨和苍松的荫影之下，她们的旅行队正停在那里，五个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们住在靠海的村子里；只要早晨披白绡的安琪儿，在天空微笑时，她们便各人拿着书跳舞般跑了来。黄昏红裳的哥儿回去时，她们也必定要到。

她们倒是什么来历呢？有一个名字叫露沙，她在她们五人里，是最活泼的一个，她总喜欢穿白纱的裙子，用云母石作枕头，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她在城里念书，现在正是暑假期中，约了她的好朋友——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住在海边避暑，每天两次来赏鉴海景。她们五个人的相貌和脾气都有极显著的区别。露沙是个很清瘦的面庞和体格，但却十分刚强，她们给她的赞语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气很爽快，但心思极深，对于世界的谜仿佛已经识破，对人们交接，总是诙谐的。玲玉是富于情感，而体格极瘦弱，她常常喜欢人们的赞美和温存。她认定的世界的伟大和神秘，只是爱的

作用；她喜欢笑，更喜欢哭，她和云青最要好。云青是个理智比感情更强的人。有时她不耐烦了，不能十分温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泪，有时竟至放声痛哭了。莲裳为人最周到，无论和什么人都交际得来，而且到处都被人欢迎，她和云青很好。宗莹在她们里头，是最娇艳的一个，她极喜欢艳妆，也喜欢向人夸耀她的美和她的学识，她常常说过分的话。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极反对她思想的近俗，不过觉得她人很温和，待人很好，时时地牺牲了自己的偏见，来附和她。她们样样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学亲热，就在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所以她们就在一切同学的中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云上的时候，她们五个人又来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莹蹲在她的身旁，莲裳、玲玉、云青站在海边听怒涛狂歌，看碧波闪映，宗莹和露沙低低地谈笑，远远忽见一缕白烟从海里腾起。玲玉说：“船来了！”大家因都站起来观看，渐渐看见烟筒了。看见船身了，不到五分钟整个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许多水手都对她们望着，直到走到极远才止。她们因又团团坐下，说海上的故事。

开始露沙述她幼年时，随她的父母到外省做官去，也是坐的这样的海船。有一天因为心里烦闷极了，不住声地啼哭，哥哥拿许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声，妈妈用责罚来禁止她的哭声，也是无效。这时她父亲正在作公文，被她搅得急起来，因把她抱起来要往海里抛。她这时惧怕那油碧碧的海水，

才止住哭声。

宗莹插言道：“露沙小时的历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妈妈和她家认识，露沙生的那天，我妈妈也在那里。”玲玉说：“你既知道，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宗莹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许可与否，露沙说：“小时的事情我一概不记得，你说说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于是宗莹开始说了：“露沙出世的时候，亲友们都庆贺她的命运，因为露沙的母亲已经生过四个哥儿了。当孕着露沙的时候，只盼望是个女儿。这时露沙正好出世。她母亲对这嫩弱的花蕊，十分爱护，但同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不免妨碍露沙的幸运，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经派人来接她的母亲，为了露沙的出世，终没去成，事后每每思量，当露沙闭目恬适睡在她臂膀上时，她便想到母亲的死，晶莹的泪点往往滴在露沙的颊上。后来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亲的热情，变成憎厌露沙的心了！

“还有不幸的，是她母亲因悲抑的结果，使露沙没有乳汁吃，稚嫩的哀哭声，便从此不断了。有一天夜里，露沙哭得最凶，连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她母亲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床沿垂泪，她父亲也叹息道：‘这孩子真讨厌！明天雇个奶妈，把她打发远点，免得你这么受罪！’她母亲点点头，但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露沙已不在她母亲怀抱里了，那个新奶妈，

是乡下来的，她梳着奇异像蝉翼般的头，两道细缝的小眼，上唇撅起来，露着牙龈。露沙初次见她，似乎很惊怕，只躲在娘怀里不肯仰起头来。后来那奶妈拿了许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强把她哄去。但到了夜里，她依旧要找娘去，奶妈只把她搂在怀里，轻轻拍着，唱催眠歌儿，才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为小时吃了母亲忧抑的乳汁，身体十分孱弱，况且那奶妈又非常地粗心，她有时哭了，奶妈竟不理她，这时她的小灵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刻了。她身体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岁了她还不能走路和说话，并且头上还生了许多疮疥。这可怜的小生命，更没有人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鸟儿全都轻唱着，花儿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绿草地上玩耍，那时露沙得极重的热病，关闭在一间厢房里。当她病势沉重的时候，她母亲绝望了，又恐怕传染，她走到露沙的小床前，看着她瘦弱的面庞说：‘唉！怎变成这样了！……奶妈！我这里孩子多，不如把她抱到你家里去治吧！能好再抱回来，不好就算了！’奶妈也正想回去看看她的小黑，当时就收拾起来，到第二天早晨，奶妈抱着露沙走了。她母亲不免伤心流泪。露沙搬到奶妈家里的第二天，她母亲又生了个小妹妹，从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亲的怀里，并且也不在她母亲的心里了。

“奶妈的家，离城有二十里路，是个环山绕水的村落，她的屋子，是用茅草和黄泥筑成的，一共四间，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篱笆，篱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

绿的麦秀，被风吹着如波纹般涌漾。奶妈的丈夫是个农夫，天天都在田地里做工；家里有一个纺车，奶妈的大女儿银姊，天天用它纺线；奶妈的小女儿小黑和露沙同岁。露沙到了奶妈家里，病渐渐减轻，不到半个月已经完全好了，便是头上的疮也结了痂，从前那黄瘦的面孔，现在变成红黑了。

“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过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影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

“露沙回家的时候，已经四岁了。到六岁的时候，就随着她的父母做官去，以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

宗莹说到这里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云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阳已经到了正午，我们回去吃饭吧！”她们随着松荫走了一程已经到家了。

在这一个暑假里，寂寞的松林和无言的海流，被这五个女孩子点染得十分热闹，她们对着白浪低吟，对着激潮高歌，对着朝霞微笑，有时竟对着海月垂泪。不久暑假将尽了，那天夜里正是月望的时候，她们黄昏时拿着箫笛等来了。露沙说：“明天我们就要进城去，这海上的风景，只有这一次的赏受了。今晚我们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这海边上虽有几家人家，但和我们也混熟了，纵晚点回去也不要紧，今天总要尽兴才是。”大家都极同意。

西方红灼灼的光闪烁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阳足有一个

脸盆大，起初盖着黄色的云，有时露出两道红来，仿佛大神怒睁两眼，向人间狠视般，但没有几分钟那两道红线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阳已到了水平线上，一霎眼那太阳已如狮子滚绣球般，打个转身沉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来，只在西方还有些五彩余辉闪烁着。

海风吹拂在宗莹的散发上，如柳丝轻舞，她倚着松柯低声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峰兮，

白云阻其去路。

我欲攀绿萝之俊藤兮；

惧颓岩而踟躇。

伤烟波之荡荡兮；

伊人何处？

叩海神久不应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声，又是一阵箫韵，其声嚶嚶似蜂鸣群芳丛里，其韵溶溶似落花轻逐流水，渐提渐高激起有如孤鸿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后又渐转和缓恰似水渗滩底呜咽不绝，最后音响渐杳，歌声又起道：